

〔苏〕

尤·谢苗诺夫 著
富杰·杨绍林 译
刘润南 冯致民



ОРГАНИЗМ

第5张

ЭКСПИДИЦИЯ НА ЗВЕЗДУ

(苏) 尤·谢苗诺夫 著
富杰 杨绍林 译
刘润南 冯致民



ЭКВИВАЛЕНТ 新张

2 031 0921 5



（苏）尤·谢苗诺夫 著
富杰 杨绍林 译
刘润南 冯致民



Ю. Семенов
ЭКСПАНСИЯ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6

根据《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苏]尤·谢苗诺夫著
扩 张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7.25 插页8 字数455千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1515-9/I·276

(上下册)定价: 10.40元

目 录

参阅资料(1945年6月19日)	1
施季里茨——I(马德里,1946年10月)	5
缪勒——I(1946年)	12
施季里茨——II(马德里,1946年10月)	32
前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 ——I(1945年秋)	35
施季里茨——III(马德里,1946年10月)	55
盖伦——I(1945年秋)	57
施季里茨——IV(马德里,1946年10月)	80
施季里茨——V(马德里,1946年10月)	90
参阅资料——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1927—1940年)	107
施季里茨——VI(马德里,1946年10月)	117
参阅资料——杜勒斯兄弟(1945年秋)	143
麦克——I	170
施季里茨——VII(马德里,1946年10月)	186
通信秘密——I	203
施季里茨——VIII(马德里,1946年10月)	234

戈林——I (1945年秋)	252
施季里茨——IX (布尔戈斯, 1946年10月)	
.....	270
通信秘密——I	279
施季里茨——X (布尔戈斯, 1946年10月)	
.....	287
前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	
——I (1946年4月)	313
盖伦——I (1946年4月)	331
巴比——I (1946年)	340
杜勒斯(1946年8月)	361
施季里茨——XII (1946年10月)	368
参阅资料(1946年)	391
里克特——I (1946年)	392
施季里茨——XIII (1946年10月)	406
罗门——I	433

目 录

- 施季里茨——Ⅷ (1946年10月)(457)
- 冈萨雷斯——I(485)
- 通信秘密——Ⅱ(502)
- 前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审讯记录
——Ⅲ (1946年)(508)
- 施季里茨——XV (1946年10月)(517)
- 戈林——Ⅰ (1946年)(528)
- 施季里茨——XVI (1946年11月)(549)
- 通信秘密——IV(571)
- 施季里茨——XVI (1946年11月)(575)
- 罗门——Ⅰ(596)
- 参阅资料——佛朗哥夫人(625)
- 施季里茨——XVII (1946年11月)(636)
- 里克特——Ⅰ (1946年)(657)
- 施季里茨——XVIII (1946年11月)(672)
- 克丽丝蒂娜·克丽丝蒂安森——I(691)
- 施季里茨——Ⅸ (1946年11月)(711)
- 克丽丝蒂娜·克丽丝蒂安森——Ⅱ(731)

罗门——Ⅲ	(749)
肯普——Ⅰ	(773)
立场——Ⅰ	(790)
罗门——Ⅳ	(804)
施季里茨——ⅩⅩ	(820)

我们知道的苏联侦探小说大师

谢苗诺夫.....孙 越(857)

参 阅 资 料

(1945年 6月 19日)

斯大林小心地，慢慢地从眼前推开装着文件的卷宗，缓慢地从桌前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他站在窗前，注视着颜色像石块一样的鸽子，群集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上一蹦一跳，不慌不忙地觅食，假如不间断地看上很长时间，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是石块本身在移动。真是不可思议！在学校的课堂上神父季奥尼西说过类似的东西：不祥鸟，炼狱，天堂。

转过身后，斯大林看了看情报负责人，连续抽了几口烟斗，把剩下的烟丝抽完，然后走到桌前，头向文件卷宗点了一下，问道：

“哟，您如何向我解释这件事？”

“我有义务反复验证这个消息。这件事不同寻常，所以我必须多方验证其可靠性。”

“是谁向您提供了这个消息？可靠吗？”

“完全可靠。但是在情报工作中所有的游戏都是由可靠的人提供假情报。”

“谢谢您的解释。您十分通俗地向我解释了情报工作的实质。”

他把电文拉到面前，再次浏览了一遍：

“从6月中旬开始，三天内在五角大楼美国军事情报负责人和战略情报局官员同德国陆军中将、“东方外军处”处长盖伦举行了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见中达成一项协议，盖伦将返回德国并且开展工作。盖伦同意将自己的情报员移交给美国情报机关，包括‘俄国解放运动’领导人弗拉索夫将军，梅利尼克的乌克兰起义军积极分子和邦吉尔的士兵。协议中同意今后盖伦以及由他派遣到波兰在伦敦的政府中的情报员，分布在西方的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的反共集团将由美国人控制。

但是，在联合公报中指出，一旦日尔曼政府在德国取得政权之后，盖伦打算仅仅为新德国工作。五角大楼使他相信，在此问题上将给他协助。协议强调，华盛顿将寻求机会对德国新政府施加压力，以便盖伦组建民主制度下的、与西方体系融为一体的德国情报机关。他得到保证，他将是情报部门的首脑。协议强调，目前在德国成立统一的情报中心尚有些风险。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巩固其占领区，使共产主义无法侵入，需要一

定的时间，所以建议盖伦将军考虑成立若干秘密中心的问题，首先是在西班牙，已批准盖伦与佛朗哥手下相应的部门进行接触。

“五角大楼会议结束之后，盖伦将军与艾伦、杜勒斯进行了三小时会谈。此间人士认为，是杜勒斯将盖伦将军引见到这里并迫使五角大楼与他坐到谈判桌前。谈话结果不详。但是，据认为内容涉及在东欧国家积极开展反共活动的具体步骤。不能排除为了对在利沃夫地区与克里姆林宫作战的乌克兰反共队伍实施援助而制定具体的措施。”

斯大林沉默不语、在办公室走了很久，然后站到情报负责人面前，审视地看了看他的面孔，好像要用自己黄褐色的眼睛拥抱他似的，斯大林问道：

“现在您说说，在此之后，”他向桌上点了一下头，“我应当同杜鲁门坐到一起讨论战后欧洲问题吗？为什么沉默？您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您下不了决心？”

“可能是第二种原因，斯大林同志。”

“为什么？您不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我，只要回答问题。差别很大，不是这样吗？”

“我的根据是在西方我们面临着两股势力：思维健全的政治家——我觉得他们为数不少——公开支持与我们友好对话的建议。而敌人，他们

终归是敌人，就没有办法了。对这类消息我们的反应越强烈，做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即希望与我们友好的人就越困难。”

“但是您相信使我们采取强硬态度的这个消息是伪造的吗？而且——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的同情者处境困难吗？”

“应当验证一下，没时间去办。”

“有可能吗？”

“有”。

“杜鲁门在战争之初发表了讲话：德国人取胜就帮助德国人，俄国人占上风就帮助俄国人，已故罗斯福的亲信迫使他收回此话，对此您有何看法？”

“我认为，他准备尽全力忘掉自己这番话。”

“如果这对他有利呢？如果我尽量帮助他呢？您看他会同意对话吗？”

“我不知道。”

“诚实地回答是好事。我们问一下葛罗米柯，您就这么说：您，您本人决定与希特勒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谈判，而且没有告诉我。这样行吗？”

“不行。”

斯大林微微一笑：

“可也许杜鲁门心眼更好些？民主，自由选举，充分的公开，对吧？”

“正因为如此，如果我处在美国情报部门首脑的地位，我是要征得总统的批准的。”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皱了皱眉，“回答得好。不喜欢我们的民主，啊？好吧，我们考虑一下怎么办。用不着到艺术剧院导演那里去取经：人们会学会同这个人在关系世界未来的谈判桌前该如何举止，这个人平静地住在城里，他手下的军人友好地接待希特勒的将军……把文件给我留下……想一想，怎样才能得到更加详细的情报……也许可以从西班牙？不过，您的职业不用我教，照您了解的去做吧。”



施季里茨——I

（马德里，1946年10月）

马德里赫涅拉里西莫林荫道上，一个美国人走到施季里茨跟前，建议与他共进午餐，同时谈一些可能涉及双方利益的事情。他的神情完全是善意的，脸上见不到通常在实施抢劫或者逮捕行动时的不安迹象。

“我请最好的菜。”他补充道，“您意下如何？”

铺在宽阔林荫道上的法国梧桐树叶已经开始发黄，变得像金属一样，呈现出智利蜂蜜的颜色。然而见不到一点秋意，天气暖和，施季里茨面对柔和的阳光，不知为什么奇怪地耸耸肩膀，轻声答道：

“为什么不去呢？”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会拒绝。”

施季里茨又看了看面前的美国人：“一个体格十分健壮的人。”他想，“总地说，他们十分健康，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了解战争，生活在远离发生惨剧的地方，他们年轻，二百年的历史，算不上成年，仅仅是幼年。

他清晰地记得那个细雨濛濛的日子。本地报纸刊登了丘吉尔这位“伟大的老人”在富尔顿发表的讲话。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向听众介绍英国前首相的不是别人，正是杜鲁门总统本人，这就使丘吉尔的讲话具有特殊意义。白纸黑字，一篇发言中提出了整整一套计划。

读了两遍丘吉尔的讲话，施季里茨放下报纸，艰难地从吱吱叫的椅子上站起来（在他所谓的“客房”的小屋里有三把椅子），来到街上。三月，尽管天空万里无云，却仍然飘着霏霏细雨，人们躲在雨伞下，噼噼啪啪地踏过水洼，只有真正的骑士光着头，穿着夹大衣大步走过——雨水并非子弹，这不可怕。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

的仪表，绝不能举止不雅地躲避什么，更不要说避雨。

他无目的地在城里漫步。读了报纸上的文章之后他无法集中精力。因此，当他发觉自己走到了市中心时，不禁心中一惊。对面就是美国使馆。高大的建筑不时有人出出进进。现在已经9点钟，开始上班了。施季里茨站在报亭旁，浏览着报刊杂志，卖报人像海盗一样把宽大的贝雷帽压到眉际。他的一只眼长了白翳，每当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叫喊，施季里茨都要全身震动：

“看一看丘吉尔历史性的讲话，他向斯大林宣战。”

施季里茨望着进入使馆的美国人。这些人身高马大、健壮。好像穿着制服：圆头大皮鞋、网眼袜子、紧绷绷的裤子、扎得很窄的领带，斗篷短短的，看起来粗笨难看，一般是驼色或者灰色。

他们走着，彼此愉快地交谈。施季里茨有些明白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他觉得——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判断——他们在讲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有的在说如何在伊拉基度周末，抓鱒鱼（在西班牙人们不说“钓鱒鱼”而是说抓鱒鱼）有的在谈论托莱多城外芬娜·卡尔德隆城堡之行留下的印象（简直令人吃惊的女人，魅力无穷）；有的干脆说右脚上的鞋有些夹脚，要送到佩普那里去，

他在街道拐角处做活，手艺不坏，收费也不高。

他们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在街上游荡，去咖啡馆，种粮食，在剧院演唱，在诊所里治病——他们是特殊的人，一些被拉入政治家阶层的人——他们之中没有人感到担心、愁眉不展、神情沮丧，没有人——从他们的表情判断——似乎不理解昨天在富尔顿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些办事员。”当时施季里茨想，“他们见不到文件之外的东西。他们缺乏展望历史前景的才能。我无权以他们的表情来对全体美国人作出判断，尽管我眼下对那些决策人物更感兴趣，那些真正的宣传家的责备可真天真。”他在思忖，“他们为地球上唯一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感到狂热，而这多么软弱无力……但是在那里一切都要由进入白宫的人决定，幸运的是这个国家有了罗斯福。上帝决定惩罚这个国家，召回了罗斯福，让杜鲁门取而代之。此人无法理解罗斯福所做的一切……”

施季里茨皱了皱眉头，因为在一瞬间里他产生了奇怪的视像：他见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孔，而是死尸，是透过灰色斗篷依稀可见的骨架。人类大规模的死亡仍然取决于一个人的知识，他把自己的观念作为历史长河中急骤转变的里程碑一样的经典……

昨天在大洋遥远的彼岸，丘吉尔在学院里那

座美丽安静的英式古老建筑里发表了讲话，在字里行间中有什么使施季里茨感到沮丧呢？

显然，他明白了，令他感到震惊的是丘吉尔谈到，为了对抗俄国，必须建立‘英语民族’的兄弟联盟。这种联盟可以视为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丘吉尔强调，兄弟联盟不仅要求相同社会体系之间的友谊不断增长，而且要求保持军事关系，共同利用所有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由此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并且提高了英国的武装力量。

施季里茨首先抨击丘吉尔两次使用“帝国”这个字眼，以此证明从前的、也就是罗斯福实行的英国政策永远结束了。杜鲁门本可以表示独特的见解，他可以把美国的民主与英帝国的傲慢截然分开，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同众人一道为狂妄的温尼鼓掌，表示他字字句句同意丘吉尔的讲话。

“作为一个天才的，深刻的政治家，”施季里茨认为，“丘吉尔谈到建立英语民族军事同盟来对抗俄国，这段话不仅是对克里姆林宫的威胁，也是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冷酷警告：罗马和巴黎面临着建立新的有效的同盟的事实。”在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中丘吉尔公开强调：“共产党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大多数远离俄国疆界的——在整个世界——国家活动，这是对基督教文明的威